

#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8  
Issue 1 第八卷第一期

Article 2

January 1947

## 招子庸研究

Y. C. SIN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洗玉清(1947)。招子庸研究。《嶺南學報》，8(1)，67-104。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8/iss1/2](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8/iss1/2)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招子庸研究

冼玉清

(一) 引言

(二) 子庸傳畧

(三) 子庸之家庭

(甲) 父: 茂章

(乙) 母: 潘. 伍.

1. 子庸之家教

2. 子庸之家學

(丙) 弟: 子恕. 子懷. 子幹.

(丁) 子: 嶽華 嶽華

(戊) 婿: 鄭葵

(四) 子庸之政績

(甲) 宰崞縣

(乙) 宰朝城

(丙) 宰臨朐

(丁) 宰濰縣

(甲) 武功

(乙) 政事

(丙) 通累

(丁) 忤時

(戊) 龍官

(己) 子庸與鮑騁

1. 梁廷樞記載之鮑騁
2. 英人筆下之鮑騁
3. 琦善奏摺中之鮑騁

(庚) 宰灘逸事(五) 子庸在山東四川之紀遊詩(六) 子庸之畫(七) 子庸與粵謳(甲) 珠江花舫之風月(乙) 粵謳不始自子庸(丙) 子庸之粵謳

(子) 內容

(丑) 體裁

(寅) 文法

(卯) 聲韻

(丁) 粵謳之逸事(戊) 粵謳之作意與出版(己) 粵謳之餘音(八) 粵謳之翻譯

(甲) 譯者傳畧

(乙) 譯本序文之大意

(九) 結論

## 招子庸研究

冼玉清

### 引言

近日言民俗文學者，多推重粵謳，以推重粵謳，因而推重粵謳之作者招子庸。甚者以為詩之後有詞，詞之後有曲，曲之後有粵謳。畢竟粵謳在文學史上能否佔此重要地位，余不敢必。然其宛轉達意，惆悵切情，盪氣迴腸，銷魂動魄。當筵低唱，欲往仍迴，聲音之淒惻動人，確有其特別擅場者。

北新雜誌第三卷第九期有關於粵謳及其作者一篇。中山大學出版之民俗雜誌十九期二十期有關於粵謳及其作者的尾巴一篇。廿二期廿三期又有寫在粵曲的後頭一篇。民鑼雜誌三卷三期有粵謳在文學上的地位一篇。其材料皆取於粵謳原書及同治壬申南海縣志，大都片鱗隻爪，語焉不詳，未有為周密深入之研究者。

子庸不獨以粵謳見長。其人格，其畫，其詩，皆有獨到之處。粵人津津樂道之。顧其所著九松山房詩集，已不可見。南海縣志本傳云云，或者未付梓也。其畫本世有流傳，亦不易得。

余以研究招子庸之故，曾親至其故鄉橫沙。橫沙在廣州市西北三十里，屬南海縣之草場堡。在沉香浦之南，泌涌堡之北。鄉有陳黃各姓，而招姓為最大。此鄉前臨珠海，後擁茂林。“有峯巒秀聳，溪流環抱，景物清曠，可釣可遊”。（廖亮祖東岸草堂文鈔頁 22）石碼頭寬廣整齊，夙以風景幽勝，民俗淳樸著稱。道咸之間；陳澧，陳璞，廖亮祖諸名流均曾至其地，均紀事有詩。

子庸家有橘天園，為其父茂章游息之所。園廣約半畝，舊植雜樹及桃竹，復有菜圃瓜棚，今已荒圯。茂章有橘天園卽事七律云：“閒綴紗囊護熟桃，妻孥營畫也風騷。送紅每弄波中瓣，愛綠時澆石上毛。新竹筍扶依檻直，嫩瓜藤教上棚高。田園半畝甘肥遜，獨立何須恥敝袍。”（橘天園詩鈔 2:8，以下簡稱詩鈔）

子庸生此半農半儒之家，可游可釣之鄉，有能詩能文之父，故先天與環境，皆足以影响其一生。

許地山撰粵謳在文學之地位謂“招子庸生平無從稽考”。(民鐸雜誌三卷三號)以地山之博，猶謂其生平無可考，則文献之難徵可知。因就同時人著作，載籍所及者，為撰次如下。

### 子庸傳畧

子庸原名爲功，字銘山，又號明珊居士，廣東南海橫沙人。約生於乾隆末年。嘉慶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入泮，出彭文宗門下。廿一年丙子(一八一六)舉人，受知於吳殿撰萬人，錢編修東生。(錢林撰招桐坡壽序)性躋弛不羈，善騎射，能挽強弓，又善畫蘭竹及蟹，復精琵琶。(張維屏談藝錄下 46)童年讀書，由父茂章授以四書五經。十餘歲便能琅琅念註解。復從學於其從兄健升香浦，健升爲經學大師馮經未廬之高足弟子。生於乾隆三十三年，卒年八十六歲，敦品勵行，(同治南海縣志 19:17)與其叔茂章掩關唱和蓋二十年，若阮咸之有籍，謝靈運之有琨。著有自怡堂詩集。(凌揚藻自怡堂詩集序)稍長從學於香山趙允簪筠如。允簪爲澳門人，乾隆六年舉人，始興縣訓導。(光緒香山縣志選舉表)精易學。子庸得此質師，故根柢甚美。弱冠從番禺張維屏南山遊，與徐榮鐵孫同學。稱爲一狂一狷。子庸負絕世聰明，而其狂態亦爲世俗所駭。端午鬥龍舟，子庸簪石榴花袒胸跣足立船頭，左手執旗，右手擂鼓，旁若無人。又喜爲粵謳，流連珠江花舫，故頗有江湖薄行之名。又曾挾琵琶賣畫至四川，挾五美女歸，其風流放謔可想。故徐榮懷子庸詩有云：“與子同師門，先後跡兩踐。兩人各許可，君狂我疑狷。狂態夫何如，世俗駭以喘。端午弔三閭，傾國事游衍。萬人競高標，五彩裝巨艤。君簪石榴花，船頭立袒跣。左旗右擂鼓，一擂旗一展。陽侯愕而避，風浪不敢轉。尤工子夜歌，清脆宜婉變。珠江金粉地，花闌不及選。四時召風月，兩部擁文鬚。么絃授新詞，曼聲送流逝。江湖薄倖名，以茲頗不免。又嘗挾琵琶，徒步走秦檍。賣畫干諸侯，此興復不淺。遂驚卓鄭徒，轡材競輶輦。歸舟玉娉婷，出宿百壺餞。人生有如此，亦足慰偃蹇。君時顧我笑，有情孰能遣”。(懷古田舍詩節鈔 3:76)

其實子庸抱絕世之才，少年科第，本欲名列清班。無奈屢舉進士不第，故鬱鬱無以自聊，遂發而爲此狂態也。

當子庸再次離家北上時，舟發佛山，與弟子惲依依不捨。因作詩留別云：“一語兩行淚，三更萬里船。壯遊今再渡，家計逼中年。親老煩諸弟，途窮祇自憐。汾江凝慘綠，揮手各潛然。”（海嶽詩羣 17:22 以下簡稱海嶽）書生未達，無奈離家，亦情見乎詞矣。

當晉京時，路經常山（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南二十里）子庸有常山道中詩云：“客路八千里，常山已半程。前途近鄉國，歸里倚燕京。露重衣微冷，雲深樹不晴。芙蓉淡秋色，愁向闊邊生”。（海嶽 17:22）

道光九年春末，子庸在北京。時城南花之寺海棠盛開，遊屐頗盛。鄭夢生鐵生醞諸同好讌於花下，日斜賓散，儀克中墨農止譚敬昭康侯與子庸聯榻僧廬，話幾達旦。翌日林義池來追昔歡，飲復抵暮，亦可謂文酒風流也。克中有瑤台聚八仙一首紀事云：“尺五天邊，春耐老，風信遍約華轄。也同歡侶，來趁滿樹紅嫣。仙吏行厨金盤落，粉侯糾席玉連錢。酒如泉，夕陽勸駕，猶膩香鞭。回看人影在地，向斷鐘韻裏，尙聳山肩。喚燭高燒，圍坐未許花眠。多情客，先破曉，又引蝶來參爛漫禪。春聊餞，竟豔傳日下，索看吟箋。”（劍光樓詞頁 27）

道光四十五年子庸攝朝城縣，十六年攝臨朐縣。十七年攝濰縣。後以收納逋逃，被讒落職。聞者冤之。返鄉後以道光廿六年丙午十二月十六卒於家。妻洗，爲南海洗厚昌女。妾何，周。四子：長嵩華次嶽華，女一歸鄭葵。

### 子庸之家庭

#### （甲）父：茂章

子庸父名茂章，又名鳳來，字郁文，又字桐坡。晚慕錢塘袁枚，又號隨之。喜戴草笠，又稱草笠山人。名所居曰橘天園。茂章七歲失恃，十四而孤。少穎悟，通四書五經大意。性宕逸，淡於榮利，以延師教子爲事。與同志爲詩酒棋茗之會，遇事託諷，一寓於詩。古文愛歐陽修。尤喜龍岡阡表，得交蘇樵南，相從相處，遂精青烏術。書愛顏米

詩宗陶白。家居能輸已恤人，心地光明，倣功過之例，日記行事以考得失，謂此爲寡過之助。娶潘，繼娶伍，生於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年五十一。

(蘇秀撰行狀)

茂章有高志，重立品自愛，不似俗人之徒慕功名，於其偶成二絕句可以見之，“能三不朽斯千古，花樣文章孰重輕。堪笑一時僥倖輩，竟將科第作功名”。“沒世無稱固可羞，也須名教地中求。抱慚衾影知多少，梨棗紛紛已汗牛。”(詩鈔 4:12)其嫉虛聲重實學可於雜詩見之：“後世貴好名，尤貴有實用，有用以濟名，吾儒方足重。苟徒事誇張，如馬不受控，百患生鹵莽，千瘡費彌縫，求名被名累，流弊慘愚憲”。“治道雖多術，不外乎人情，實政本實心，何用邀虛聲。違情慕速效，邪徑終難行”。(詩鈔 4:7)其謹言慎行可於雜詩見之：“儒者坐談易，每好論古人。吹毛求其疵，以刻驚奇新。我欲節短長，尙須論設身。不忠莫論忠，非仁莫論仁。自己尙不逮，何得輕譏陳。芝麓貶鐵槍，笑柄貽千春。”(詩鈔 3:12)其知足知止，亦可於雜詩見之：“人生衣食謀，固須自料理。饑寒縱相逼，亦須顧廉恥。胡爲塵世人，貧富易素履。貧反好遊惰，富反孳華起。得萬又求億，貪念何時止。一則不知生，一則不知死。相較云如何，過猶不及耳。”(詩鈔 3:12)其淡泊樂天可於寫懷及步韻答黃無逸二詩見之。“廩廟百朝無闕位，山林一代幾高人。可知福到清爲最，不是神仙認不真”(詩鈔 3:1)“仙佛亦人人亦仙，仙佛祇是塵能捐。寄意但在義皇上，置身豈必太羅天”(詩鈔 3:10)

茂章所著書有橘天園詩鈔四卷，雜文一卷，家訓隨得錄一卷，論語書說一卷，詩話一卷，人生地理必究一卷，獨詩集梓行。(蘇秀撰行狀)

(乙)母

子庸母潘，爲同邑潘冠南之女。嫻女訓，善持家，嚴教子。故茂章無內顧憂。(茂章行狀)。能排難解紛，妯娌稱爲女丈夫。讀詩最愛白樂天“誰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句。(詩鈔 3:14 悼亡吟)婚後二十年而卒。茂章對菊有懷云：“廿年恩愛水漚浮，相對幽香懶舉甌。枉費心情憐舊日，豈堪遲暮感新愁。醇醪誰復金釵典，好夢羞談玉燕投。最是雨淋花意重，依稀病態憶彌留”。(詩鈔 3:15)生三子；子庸，子恕，子幹。女一名佩環，適周。(行狀)潘逝時佩環八歲，子幹僅二歲。(悼亡吟)

繼母伍，生子懷。及女五人。當茂章逝世時，子庸計偕北上未歸。家無擔石。伍氏躬課子女，紡織自給，時年二十七耳。其後子懷成立，繪機燈課讀圖徵詩。徐榮鐵孫題句云：“有兄有兄時之英，有妹五人孩始繅。而翁家具車不盈，田耶牛耶竹燈檠。橘天園中書滿屋，燈檠照汝三世讀。阿妹鳴機斷還續，咿咿答之戛寒玉。東家西家琉璃缸，芙蓉烟深綺羅香。短布長編勿渠羨，賈而富者翁不願。宵來燈花五色輝，毛詩上口布脫機。阿母太息翁知之，爲兒作襦兄已歸”（懷古田舍詩節鈔 2:16）馮詢子良題句云：“君不見東家嬌嬌好兒女，白玉爲堂金屋貯。一丁不識食鐘鼎，十指不動衣羅紵。胡爲男兒忍饑作蠹虫，詩書何補杼袖空。人間卻見麻神童，阿母撫孤悲阿翁。阿翁學詩成一家，阿母解詠求子花。心抽萬字入錦段，手疊數箱藏箋麻。停辛佇苦幾寒暑。繡雛牙牙初學語，似呼阿姊勗阿兄。母淚盈盈方看汝，繅車一轉書一篇。撐腸不覺卷五千，五千卷盡都不覺。一卷圖存長課學，學成結束事遠遊。弱妹送兄聲啾啾。十年老屋寒燈檠，榮歸阿母未白頭。無田有子母莫愁，阿翁不遺十具牛”。（子良詩存 5:32）

### 1. 子庸之家教：

子庸父茂章與母潘訓子極嚴。子庸與弟子恕童時，由其父教讀。茂章有課兒偶作二首云：“晚食何須肉始甘，團飴一飯酒微酣。矮櫈竹椅籌登上，又課雙兒讀三南。”“小女（名佩環）盈盈亦可嘉。嘗聲時效尚嗽牙。荆妻不欲渠紛擾，拉向閒階教採茶。”（詩鈔 1:7）

二子稍長，就讀鄉塾。茂章又作詩述家道艱難以勗二子云：“吾祖喜貧難，農工是家計。志力務勤懇，服用戒奢麗。勤儉相承繩，至父克善繼。撙節賴小康，無驕能不愧。匹夫其何辜，多財卽非戾。百餘年積之，幾盡靡鹽稅。家無桓寬財，鹽筭如疣贅。委託歎失人，動止傷顛蹶。嗟余生苦晚，家業已中替。母亡始七齡，父沒纔十歲。輕舟渡洪波，奮力未易掣。稍長勞持，悠悠棄文藝。未酬書債心，有似忘焚契。故雖不從師，每好談孤詣。時逢文戰場，猶學美錦製。顯親愧無能，課兒心轉礪。垂髫卽啓蒙，多責敢云細。駘駕雖非才，專篤或有濟。曾聞以魯得，竊欲援古例。六七年於茲，應少開愚蔽。誰知千日功，不敵一朝憩。時遇師言旋，心放猿難檠。詩書試抽覆，義理輒濡滯。溫故與知新，二者無一逮。警責復訓誨，頗亦知愧勵。緬懷家世艱，覩述至流涕。

否極者後昌，望爾光門第。凡學貴有恒，退速緣進銳。勿恃年富強，日月水易逝。爾心雖匪聰，亦未盡壅閉。况爾讀有年，亦略能誦記。四子五經書，前功忍盡棄。命爾曰功寬，顧名應思義。勤敏而寬宏，任道方有寄。勉旃其毋忽，勿使家聲墜。”（詩鈔 1:5）

當時塾中童子，喜結盟爲異姓兄弟，茂章不以爲然。恐其勢利相趨，凶終隙末。因戒二子勿蹈惡習。五月十三作詩示之云：“薄俗好盟誓，動擬效關聖。握手出膽肝，把酒許性命。杯盤未狼藉，口角已爭競。蚩蚩彼何知，祇欲逞豪橫。不思聚衆盟，本已干禁令。奈何詩書家，矢口談孔孟。亦復縱子弟，輕率聯異姓。幼雖欣團圓，長每殊德性，甚且因鎗鉢，輒復恣吞併。幾曾援傾危，反易擠陷阱。生平慕古心，最重羊左行。患難相扶持，禍福開弔慶。至死無或間，雖多亦何病。却怪勢利徒，貧富別溫清。只是尙浮誇，豈有切憂惄。一朝成猜嫌，兩心各梟獍。誰踐越謠歌，空歎谷風詠。觀茲俗流敝，防微須早正。殷勤戒兩兒，敢遂頽風盛。勉爾慎出門，擇交宜久敬”。（詩鈔 1:12）

茂章又慮二子徒事章句，不顧行誼。且慮少年之驚浮名而遺實學也。乃作詩勗之云：“讀書貴實學，勿徒事章句。口誦心不維，何時識理趣。固要防外私，尤須屏浮務。莫患名不成，只患學不固。與其百能言，何如一行願。寸陰古帝惜，慢爾等閒渡。勉旃體慈懷，朝夕謹跬步”。（詩鈔 4:2）

茂章少失孤恃，支持家計，不能得一第以顯親，終身引爲憾事，故欲教子成名。其生朝二子叩祝率成四十字以誌余痛詩有“何時光乃祖，蓋父此生愆”之語。（詩鈔 1:16）可知其念念不忘茲事也。子庸以乃父期望心切，故苦志讀書。方十餘歲，隨從兄健升香浦背誦五經傳註，累累如珠走盤。（蘇琇撰招茂章行狀）苦讀而至生病。茂章作詩示警云：“曾子教孝，不敢毀傷。凡人皆然，士勉尤當。精神不足，任道何望。志雖欲奮，力不能倡。是貴守身，惕于履霜。爾能體此，我卽餘慶。豈必定省，孝心始彰。孟子有言，勿助勿忘。進銳退速，得反不償。爾心躁妄，爾性疏狂。功宜存養，涵泳有常。能克己短，學問方長。用是告誠，銘於座旁”。（詩鈔 4:2）

聰明活潑之士，每患無守無恒。茂章有勗二子詩，極爲仁和錢林東生所賞。詩云：“有守何愁賤，無恒真是貧。勤勞收嗜慾，磨鍊出精神。太逸易生病，嚴寒得轉春。梅花飽冰雪，香故絕羣倫”。（詩鈔 4:5）

其後子庸稍長，從學於香山趙允菁筠如。時母潘氏已逝世，茂章虛青年之輕浮不立品也，作詩勸之云：“未能庭訓慚爲父，著汝從師尙有詞。舉動漫撐空架子，琢磨全要耐心思。一篇曲禮終身記，暗室行藏十目窺。世重虛名吾重品，遺言須念母生時”。（詩鈔 4:12）

趙允菁善易學，茂章因患病半月，閉門讀易，有感於持盈保謙之至理，乃作詩示子庸云：“小病將半月，靜養少出行。枯坐讀周易，或可舒煩情。獨恨少未習，又無師發明。箋註闡過盡，象數覺反輕。敬慎了百險，患難心何懼。無亢不生悔，惟謙可持盈。怪底大聖人，三韋絕此經。聞爾師善易，好急專課程。此經稍有得，无咎保一生。慎勿如父悔，及老悲無成”。（詩鈔 4:13）

子庸以嘉慶廿一年丙子登賢書，爲仁和錢林所得士。將計偕北行，茂章作七言律詩一首勉其行曰：“從茲人愈責求深，孝且能廉豈易任。好慎行藏如母在，免招疑謗費親箴。思培祖澤頻修省，欲振家聲首宅心。第一何曾酬父志；無窮事業始於今”（詩鈔 4:14）其宅心一句，爲茂章一生得力處。蓋其平日書敬信錄功過格無少惰，所謂“家家自有天生佛，不出戶庭功百倍”者也。（詩鈔 4:12）

當子庸舉孝廉時，父兄家族所引爲光榮慶幸者也。而茂章則志不止此。其書堂聯云：“漫誇年少登科，須味古人言不幸。”“縱使春闌得意，應知吾輩責彌深。”（蘇琇撰行狀）則知茂章不沾沾以一第誇榮當世，其志豈可量哉。

蘇琇謂茂章性宕逸，淡於榮利（行狀）。錢林謂其詩多飭紀敦倫，詒謀燕翼之言。無詞人風雲月露之派，可以觀其爲人。（錢林撰五十壽序）。子庸有此賢父，有此家教。自與了無根柢者不同。以後其立身行事，受家教影响者不鮮。

## 2. 子庸之家學：

子庸之作粵謳，脫盡古詩羈絆，決盡古詩藩籬。一以流易自然，寫口頭之語氣，達心中之感情。爲文藝界開一新面目。實受乃父之影响者也。茂章少歲詩筆清真，時露天趣，漸乃轉益多師，掃除陳舊。意之所到，詞能達之。酷愛陶，輒有和作。其達意處又似得力於蘇。中歲醉心隨園，且以隨之自號。其題小倉山房詩集後云：“好詩好色兩情痴。廿四登朝卅四歸。曠代逸才天固縱，一生清福古應稀。千株花植供

吟賞，萬卷書藏任指揮。我弱冠時君到粵，如何咫尺已相違。”（詩鈔 3:5）

其論詩根本主張純任自然。有族姪永銘字勒山者，問以學詩當學何先。茂章答云：“心本光明大寶珠，塵埃一著便模糊。謫仙何獨超千古，只是冰心在玉壺。”“鳶飛魚躍化工裁，觸處能通始妙才。試問毛詩三百首，本從何處學聲來”。（詩鈔 3:1）

又主張情真理確、行乎其所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發乎情感，筆爲詩篇，不必牽拘於格局。其論詩一首云：“詩貴含蓄，亦不盡然。卽三百論，何曾一偏。感有巨細，諷分愚賢。徒慕蘊藉，無乃拘牽。滿腹憂憤，何暇芊綿。誅斥奸諛，得不便便，箴凶砭頑，安用幽玄。聲等鳴鼓，氣湧流泉。褫魂奪魄，造物無權。不得不作，不得不傳。情真理確，誰能舍旃”。（詩鈔 4:9）

其最豪胆之主張，則爲廢去詩韻，但求順口。近人所不憚提倡者，不知已矯矢於百年前矣。其雜感云：“余性嗜吟詠，不解是詩韻。東冬庚青蒸，聲音本相近。多事苦分析，何不隨口順。况又古今別，通轉復相趁。以之稽上古，大半多清素。我意雖云從，於心究迷悶。所以閒居吟，出群常不問”。（嶺海詩鈔 18:22）按此詩不見於橘天園詩鈔，或其持論不能諧俗，故刻詩時特刪之。夫曰聲作而古音亡。唐宋以來，部分益濶。此時代之易，方隅之限使然也。欲盡廢之，談何容易耶。要不可不知此論。又按嶺海詩鈔招鳳來小傳謂其所作有環碧山房詩鈔。余所見祇橘天園詩鈔耳。

### 3. 橘天園詩鈔之評價：

汀洲伊秉綏云：“桐坡先生粵之隱君子，其詩有自得之趣，幾於道矣”。高要莫元伯云：“君詩多見道，五言尤清真。芙蓉謝雕飾，酥酪含溫醇。韋柳久不作，此意誰與陳。誦君雜感篇，慨然懷故人”。香山趙允善云：“布帛菽粟，珍於珠玉。佩此德音，名教是束”番禺張維屏集陶云：“此中有真意，弱毫多所宣。稱心固爲，好復得返自然”謝蘭生云：“不嘔出心血，不拾人牙後，不枯木寒巖，不銅章組綬。籠萬態於溪山，寄古懽於琴酒。追嵇阮而上與爲徒，揖皮陸而平與爲友”番禺凌揚藻云：“桐坡少無宦情，放意雲壑。草冠蒯履，跡類於玩世者之所爲。而清虛一縷，別有會心。要不使伊優囁嚅，卑猥凡近之流所能測識也。故其爲詩，澄夐古淡，字字皆陶韋門庭中來。初欲自名其家，未肯隨人俯仰。後乃變爲流易”。南海熊景星云：“橫溪丈人詩爲命。

平生作詩有真性，高詞大句不師古，胸次出奇奇復正。詩成擲筆長吟哦，開門看山走陂陀”。漢軍徐榮云：“躬行之言，率而愈真。以道性情，我思古人”（詩鈔卷首）

根據以上諸家品題。則茂章詩反對有辭無意，反對堆砌字眼，反對刻翠雕紅。一以抒寫真情實意爲本。可謂詩界革命之前驅者也。

### （丙）弟

1. 子恕原名爲寬，字季情，號鐵知，貢生。（海嶽 7:12，）一向與子庸從師共學。性風雅而磊落，著有獨榕岡草堂詩集。嘉慶二十年乙亥曾北上經南岳過洞庭湖（留別鄭棉舟詩自注）屢試不第，南歸居鄉，閉門攻讀，有自遣一首云：“交遊謝絕樂陶陶。生意庭除長綠蒿。懷抱欵崎誰會得，閉門痛飲讀離騷”。（海嶽 17:24）時張如農之廣西，子恕送行詩有云：“桂林山水豁雙眸，此去欣君得再遊。簇簇春花明客路，聲聲杜宇送行舟。丈夫志不存家食，兒女情應動客愁。莫憶洪陽投贈句，舊時朋輩半山邱。”（海嶽 17:24）家食客愁一聯，知其不甘鬱鬱家居也。至其堆阜不平之氣，可於爲何侍御題張穆畫馬詩見之。如“是何意態殊矜寵，似抱生平未盡材。”“果然生死真堪託，不遇沙場欲騁難。”“承平日久邊疆靖，閒煞鋒稜骨相奇”。數句皆足表示磊落男子之個性。

當子庸計偕北上，久無歸書。子恕雨後望月有詩云：“雨後雪猶濕，夜闌生薄寒。涼風來屋角，吹月上林端。久坐渾忘寢，懷人獨倚闌。天涯杳歸信，翹首望長安。”（海嶽 17:24）

道光九年，子庸宰嶧縣。子恕被北行，熊景星笛江有送行詩云：“飄然書劍逐雙鳬。敲徹吟筇興不孤。猶有濟南名士否，憑君一問鵠山湖。”（吉羊溪館詩鈔 2:24）子恕有留別鄭葵棉舟一首云：“廿年塵夢隔津關，春雨溟濛黯別顏。攬鏡也知非綠鬟，著書兼欲訪銘山。一隅僻處慚孤陋，四海昇平忍退閒。五岳五湖遊未徧，此身不分老林間。”（海嶽 17:25）

道經贛縣泊儲潭，有詩云：“灘經惶恐水淒淒。險過龍江到武溪。忽聽幾聲行不得，儲潭江畔鷗鴟啼。”至滕王閣又有詩云：“傑閣俯晴空。憑欄感慨同。長天秋水濶，極浦落霞紅。帝子今何在，書生賦自工。炫才笑都督，多事答江風。”（海嶽 17:25）至

濟南登岱有詩云：“絕頂排雲上，高瞻眼界空，直令小天下，曷止跨龜蒙。白日飛輪過，黃河一線通。摩挲無字碣，猶見始皇雄。”（海嶽 17:25）

抵山東後，曾隨子庸于役。商山道中有和子庸云：“霜葉紅於染，因知秋又深。居家方念遠，行路正寒吟。短髮英雄氣，長圖壯士心。橘園風雨夜，舊夢費重尋。”商山在今濟南府桓臺縣東南五十里（海嶽 17:24）後曾至河南彰德府葉縣，均有詩。

2. 子懷原名爲寧，字鶴舟。繼母伍氏出。性靜默精細，與兩長兄之縱橫奇雄完全不同。能詩兼工繪事。當其鬱居故園時，曾往石門觀颺風。（按石門在廣州府城西，石門返照爲羊城八景之一），有和徐鐵孫詩云：“蕭蕭萬馬一聲秋，倒捲長河氣獨愁。弩箭雨橫穿日脚，礮車雲直湧濤頭。愧無莊叟逍遙樂，翻羨盧生汗漫遊。烏鵲爰居十年事，此身爲問幾時休。”家居坐雨有詩云：“竟月擁書臥，柴門掩綠苔。竹低猶半上，花落未全開。流滯知何意，沈埋愧不才。十年如夢事，休問手中杯”。（海嶽 17:24）此二詩皆含未得志，無所發展之意。

子懷在家，曾遊西樵山之翠巖觀瀑布，有詩紀事云：“四壁樹鐵色，一泉飛玉光。綠天雲氣濕，白晝雨聲涼。忽醒江湖夢，微聞草木香。奔流亦何意，我自愧匆忙”。（海嶽 17:28）按張維屏陳澧，皆曾遊翠巖，皆有紀遊詩。

#### （子）子懷與子庸

子懷家貧親老，兩兄又未騰達，心至鬱抑。及道光九年，子庸初署峰縣，致書回家，不獨一家歡喜，全鄉亦爲喜慶。子懷有詩云：“吾鄉相慶始彈冠，書札傳來滿座歡，敢爲家貧求大郡，只緣親養愛微官。饑寒稍慰平生願，疾苦深知一縣難，南國頻年災旱甚，此邦消息可平安”。（海嶽 17:27）

子庸既得官，由峰縣而朝城而臨朐。母伍不欲子懷之久居鄉里，乃命其離家尋兄。其出門有句云：“強笑出門去，稍寬慈母心”可知其奉母命而往也。時值道光十五年乙未六月，與馮詢訂交。（子良詩存 16:10）詢贈詩有云：“江行六月天如熾，與鶴同舟得秋氣。……敢愛羽毛疎骨肉，萬里尋兄身逐逐。冲風過海不憚勞，爲有高堂書繫足”。（子良詩存 3:22）詢又有途次贈招鶴舟云：“不肯埋鄉里，南舟更北車。黑頭男子業，黃耳弟兄書。故國遠天外，征途寒雨餘。愴然分異向，歧路轉心虛”。“此去青

州路，憑君問孔融，文章徒復爾，尊酒豈宜空，有客才能賦，無門刺未通。孔顏誠足樂，何事亦途窮”。“饑餓長腰米，單寒短後衣。家貧多聚散，交寡重依違。念汝質殊弱，嗟余髮漸稀。他時遙寄贈，第一是當歸”。（子良詩存 3:24）

道光十六年子懷往臨朐訪兄子庸，與詢同舟。詢口占送之云：“兵車百戰剩殘山。今日時平牧馬閒，看爾書生單騎去，蕭蕭雲樹穆陵關。”（子良詩存 3:25）

歷城縣大明湖之南有百花洲，方廣數十畝，居民廬舍，圍旋環繞。（山東通志 28:16）洲上有百花臺，子懷月夜集臺上觀花飲酒，酒後作詩云：“消除百念東流水，十年醉月珠江裏。瞥眼風花一夢春，歡場酒伴今餘幾。看花塵土花冥冥，幾回夢落空山青。今宵對酒俯幽谷，轉爲高寒憐月明。陰崖景亦倏忽變，長天每覺明於練。坐令衆石夜生光，四壁花香渾一片。此花移植自何年，此臺高築誰變遷。闌干屈曲傍階砌，幾人到此相流連。璧上題詩客何處，把酒問天天不語。萬里煙雲頓刻風，花月如人難自主。無成三十倦風塵，登山臨水總酸辛。未能白眼隨流俗，剩有芳心墜錦茵。往事蹉跎供一醉，浮生有好真成累。石上三生事枉然，門中一別人難記。得意須臾那可期，舊遊回首樂方知。青山明月自長在，花落花開能幾時。”（海嶽 17:28）此詩不獨紀遊，亦表現子懷之抑鬱心情，與少年經過也。

#### （丑）子懷與馮詢

子懷與詢初訂交於山左。旋隨兄任職。至子庸被黜，子懷亦同時失職。逆旅中復遇詢，挑燈夜話，其喜可知。有喜晤子良夜話詩云：“階柝沈沈夜不諱，青燈重對話胡麻。殘年風雨先愁客，早歲征輸倍憶家。入世竟無真活計，依人何者是才華。團圓親友殊堪樂，一別天邊散曉鴟。”“蹉跎薄宦亦飛蓬。望斷蓬萊一席風。煉石浪傳天可補，量沙方恨數難窮。升沈往事杯同醉，流滯頻年句獨工。一樣鳳凰池上客，可憐聊落困雕蟲。”（海嶽 17:27）詩中煉石量沙二語，是暗指子庸被黜之事也。

子懷與馮詢最稱莫逆。詢初遊幕山東，後服官江西。愛子懷靜默精細，值其落職，聘掌度支。憶二人初訂交於濟南，屢同遊桂末谷潭西精舍。故詢輓詩有云：“濟南店壁潭西舍，名姓留題付與誰。”（子良詩存 16:10）至於子懷之人品，可於馮詢寄招銘山詩中見之。“君有異母弟，母異性亦岐。兄性能磊落，弟性能委蛇。兄素尚雄才，

而弟偏守雌。我知其精細，延以司度支。非但能度支，事事存箴規。渠雖不爲官，可爲我官師。以茲官數年，我身幸免危。”於此可見子懷之謹慎。

其後子懷隨詢官浮梁，曾偕遊諸仙洞。(子良詩存 7:13) 已而子懷携妾與子返粵，船中滿載江西瓦花盆而歸，詢有詩送之。(子良詩存 7:15) 及子懷再自粵歸，詢甚喜，飲酒贈詩，有句云：“肝胆論交更有誰。十年相聚忍相違。”(子良詩存 10:32) 則其感情之深可知。

子懷隨馮詢十年，身爲小吏，家貧親老，因欲納粟爲官，遂與詢暫別。詢有章門舟中與鶴舟話別五言律云：“十載共晨夕，暫離愁轉增。”又云：“處處談登進，求官亦世情。貴郎何必富。豎子盡成名，色且慈親悅。身終小吏輕。畏難偏勸駕，吾意欠分明”。(子良詩存 9:8) 子懷性至孝，詩中處處表現其爲母而仕，念母思歸，如摘句有“強笑出門去，稍歎慈母心。”“因人同作客，有母各思歸”。(張維屏談藝錄 2:26)

至其文章詩畫之美，而坎壈一生，馮詢輓詩慨乎其言之矣。“憎命文章世所悲，枉拋心力筆重揮。無人更賞崔黃葉，有客長吟杜紫薇。圖畫卽今神鬼幻，塵燈如昨友朋稀。謝敷空爲才名誤，安用星沉應少微”。(子良詩存 16:10)

#### (寅) 子懷之繪事

子懷能繪事，曾畫鶯粟花贈馮詢，詢報以詩云：“阿芙蓉毒流中國，聞道根從異域來，竟是人間烽火樹，此花雖好不宜開。”“况驚兵燹歎無家，薄宦塵勞負歲華。五斗折腰庸得已，愧君還贈米囊花。”(子良詩存 5:18)

馮詢作吏隱圖，子懷爲補梅花。

子懷慕林和靖之爲人，作鶴舟圖。馮詢爲題云：“昔聞林和靖，有句招鶴舟，合君姓與號，遂慕林風流。我卻爲君思，安得爲林儔。林據湖山勝，而君僻鄉陬。得地旣已奇，得天寧獨優。林又無妻子，梅花同一邱。君乃重家累，出門勞未休。以茲學和靖，事事全不侔。然於風塵中，託志能隱幽。欲爲林弟子，想林能見收。……。”(子良詩存 6:20)

#### (3) 子幹，潘出，未詳。

#### (丁) 子

子庸長子嶽華，次子嶽華。

對華名光岐字小銘，又號翔峰亦曾遊宦山東。後有意從軍，曾與馮詢林桂楣登歷下望湖亭，時約道光三十年秋，詢有贈別詩云：“吳鈞重看手摩挲。慷慨登臨奈別何。九疊峯遙和日淡，五湖潮滿覺秋多。塵中送客還留館，天上封侯要渡河，若使一官閒散老，豈應辛苦枕珊瑚”。（子良詩存11:23）

嶽華將渡江，詢置酒雪鴻軒話別，又有詩云：“茫茫岐路暗傷神。又印鴻泥一度新。聚散談如前世事，登臨喜共故鄉人。風邊煮茗穿心罐，雨後尋花折角巾。到底英雄留不得，隔江遙望馬頭塵”。（同上）

詢又有送對華七律云：“秋風秋雨客心催。珍重臨歧酒一杯。亭下艤舟蘇子過，江頭擊楫祖生來。貪拋故里傷蛩駆，老怯長途感驥駘。此夕登臨須記取，湖山回望似蓬萊。”（子良詩存11:23）

嶽華承家學，亦畫蘭竹，兼善畫蟹。溫棣華藏其墨竹蘭石四幅。亦板橋家法。但不永年云。（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4:24）

#### （戊）婿

子庸婿鄭棻，字子幹，號棉舟，番禺人。諸生。文筆清矯，善騎射，工畫蘭竹，愛彈琵琶。曾隨子庸於山左，值喪偶，子庸愛其才，以女妻之。此翁此婿，人謂雙奇。（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二編64:2）道光十二年二月，張維屏將之江右，棻投刺往謁，贈詩有“鯨魚翡翠真源在，欲把心期證法家”。棻於人落落，而於維屏獨殷殷。殆所謂文字緣者。曾徧遊吳越燕趙荆楚，著有寰中詠古三百首，及海天樓詩鈔。棻生於嘉慶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卒於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年僅三十四。遺稿數十卷，妻叔招子懷爲珍藏謀梓，見者以爲必傳。（李福泰番禺縣志46:15有傳）

其雜詩云：“茹荼苦在心，食蓼苦在口。問君胡爲然，固窮堅所守。朝興原憲歌，暮醉王郎酒。慷慨從中來，風雲倒飛走。大樂非田園，大憂非畎畝。王孫恩一飯，英雄淚三斗。倚劍臨高臺，望古一回首”。張維屏謂偶讀此篇，豈得以尋常詩人目之。

維屏有奇秀才一篇，敘棻身世甚悉云：“番禺有奇秀才，才奇性奇窮奇病奇詩尤奇。忽焉金章紫綬，忽焉卉服草衣，忽焉鳳閣鸞臺，忽然漁莊蟹舍。時而銅琶鐵板，時

而細管么絃，時而結珮攬環，時而握刀橫槊。語其雄壯，則黃河之水，廣陵之濤。語其細密，則三益之絲，九機之錦。語其豪快，則千金買駿，一箭穿鴻。語其激昂，則撾鼓漁陽，吹簫吳市。語其清圓，則芝田鶴唳，柳陌鶯鳴。語其靈變，則痴僂承蜩，蒙莊化蝶。語其富麗，則百道旌旗，六宮粉黛。語其枯寂，則長城白骨，荒塚青燐。年少多病，百憂感其心。家貧無書，千卷貯於腹。或謂其獨吟獨笑，目中無人。或謂其如醉如癡，心中無我。篋有千首，而囊無一錢，才可萬言，而名艱一第。嘔心落魄，竟以此終。卒於道光甲午，年三十有四。余與君僅兩面。君歿十年，余乃獲徧覽君之詩。君之爲人，余究不得而知也。知其詩之奇而已。無以名之，名之曰“奇秀才”。讀此如見其人矣。

葵之跌宕風流，珠江遊狎，亦如乃翁子庸。其珠江夏夜云：“素馨燈下設桃笙，涼透蕉衫夢欲成。此際祇宜花供養，前身况共月多情。雙鬟度曲王之渙，半臂禁寒宋子京。臥起黑甜留不住，一天紅日海鷄鳴”。（詩人徵異二編 64:9）才人吐屬，令人移情。

### 子庸之從政

#### （甲）宰驛縣

子庸以道光九年宰兗州府驛縣（光緒山東通志職官表 59:42）喜報歸家，家人鄉人皆爲忻忭。見子懷詩，張維屏有詩送之云：“詩老有佳兒，分工畫與詩。家庭貧亦樂，昆弟友兼師。好句見真性，遠遊當壯時。行藏各努力，清白共相期。”（張維屏聽松廬詩鈔 16:17）在驛縣凡四年，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

#### （乙）宰朝城

道光十四十五年，子庸宰曹州府朝城縣，馮詢有送其之官朝城云：“東山偶作風塵吏，南人生有幽燕氣。短衣匹馬慷慨行，讀書殺賊男兒事。兵刑錢穀問不知，手擒巨盜千里馳。旁人不識魯邑宰，見君錯認并州兒。曳紱依然名士服，喜時畫蘭怒畫竹。風流爲政今在茲，知君善造平安福。”（子良詩存 2:3）觀此詩可知子庸注重治安。能爲地方剷除盜匪。至於餘事畫竹，揮灑從心，又彼所引爲快意事也。

在朝城二年，留心民隱。有訴訟者，隨處停車接納。教百姓以訓蒙書。所謂撫字心勞，催科計拙者，子庸有之。去職時有留別朝城士民詩云：“受詞隨處便停車，兩造

都平日有餘。梨棗陰中聊小憩；大家來聽訓蒙書。”“常恐輸租力不勝，忍教嚴用試人荆。任他笑我催科拙，怕聽哀鴻繞宅鳴。”（海嶽 17:22）賢令尹之仁心，躍然紙上。

子庸政績，又可於馮詢詩中見之。詢有濮州旅次留別子庸詩云：“握手纔逾歲，曾勞問訊勤。艱難長作客，慷慨又逢君。春色愁今雨，征途入暮雲。縣門遲未進，先喜政聲聞”。此謂未入縣門，已聞政聲也。第二首云：“長官真臥治，客子早登堂。草上公庭綠，花環吏案香。政成隆最考，心老淡名場。依舊書生氣，論文夜未央。”此寫政簡形閒，故太守猶得餘暇以論文也。第三首云：“一錢猶鄭重，劉寵節能操。卽此良朋饋，庸非赤子膏。民方思衣被，我亦感袞袍。忽下窮途淚，無成空佩刀。”（自注謂大令將去官，邑人有袍輦之贈）第四首云：“話已傾三日，心猶戀一程。因君曹郡役，送我濮陽城。隻影爲遊子，全家仗友生。從來重恩義，明日訪侯羸。”（子良詩存 3:3）

子庸之官山左時，曾携弟子恕及婿鄭棻同舟同行。適馮詢來訪，遂同遊歷下龍洞山。山在歷城東南三十里，山如重巒，上有東西二洞。西洞透深一里許，東洞高出絕壁之上，洞口金靄猶存，煙火之跡如墨。中有泉一泓，莫測其底。又有翠屏巖，獨秀峯，三秀峯，白雲峯，峯側又有一洞，相傳龍潛其中。（山東通志 22:5）遊興勃發，彼此作詩。馮詢有龍洞僧寺同招銘山季情昆仲作一首云：“客心風碎水霜凝，不負佳遊力尙勝。見寺勝教林掩映，入山仍畏石嶒崚。眼無城市聊充隱，面有風塵愧見僧。便是仙龍誰認得，久晴閒煞雨雲升。”（海嶽 10:19）鄭棻有和韵一首云：“靈山久約願方凝，搖落殘秋感弗勝。黃葉千秋爭绚染，摩天雙壁鬥嶒崚。泉饒異味頻供客，雨不愆期試問僧。喬麥至今未全種，蒼生多少望雲升。”（海嶽 17:40）

由朝城至臨朐，經汶上縣，縣有分水龍王廟，在運河上。子庸作畫於壁上。後十年馮詢至此，睹壁上遺墨，有感作詩。因其伯兄子皋，亦曾作宰青齊，亦被議落職，故詢念友思兄，不勝感慨也。（子良詩錄下 24）

### (丙)宰臨朐

道光十六年，子庸攝青州府臨朐縣，（山東通志職官表 63:62）值歲饑，以四千金計口賑濟。復請發倉穀二千五百石減價平糶。故饑民無劫奪者。至秋大熟，買穀六千石實倉儲，屬紳耆董其事。法良意美，衆尤稱之。明年潍縣民馬剛糾衆作亂，子庸

奉檄往偵，單騎至濰縣，盡得其實。馬賊伏誅，遂調濰縣。（山東通志 77:15）

#### （丁）宰濰縣

子庸宰濰，爲平生最有聲有色之一段，亦可歌可泣之一段。因馬剛作亂，子庸平之，遂以道光十七年補濰縣知縣。是以武功而得補此官者，故最膾炙人口。今將子庸宰濰，分段言之。

##### （子）武功

對於子庸之平馬賊，徐榮詩有云：“捧檄來山東，英風激頽輶。大憝伏城社，相戒近禁轡。君呼紫駟馬，腰弓手長劍。一彈羽翼摧，再刺渠魁殄。居然靖爪腋，豈止除疥癬。”（懷古田舍詩節鈔 6:76）

馮詢亦有寄子庸詩云：“弓車消息問良朋，百里曾傳赫赫聲。天下安危先郡縣，書生戎馬是功名。風波海島萍蓬客，烽火家山草木兵。往日酒龍詩虎健，指揮曾否破愁城。”（子良詩存 5:8）

##### （丑）政事

同治南海縣志本傳云：“子庸有幹濟才，勤於吏職。其任濰也，相輶下鄉，隻身單騎，僕從不過數人，不飲民間一勺水，頌聲大作”。故徐榮懷子庸詩云：“丈夫生斯世，亦未薄軒冕。不烹主父鼎，當碑太傅峴。……乘間課耕農，當暑議平讞。強項檄飛蝗，手辣驗釐犬”（懷古田舍詩鈔 6:67）

馮詢寄子庸詩云：“孺亭藤閣舊流連，捧檄今來轉惘然。案牘憂勞聞過錄，詩書情味諭蒙篇。了無長進三年計，豈不懷歸二頃田。慚愧吹竽吾已濫，治齊能政讓君先。”（子良詩存 5:7）

譚瑩有詩云：“綽著循聲靡不宜。羅虬獨賦比紅兒。旗亭畫壁年時事，唱徹黃河遠上詞。”（樂志堂詩集 7:9）則視爲循吏而兼風流文采者矣。

所謂課農平讞，清案牘，教詩書，不畏土豪劣紳，皆賢令尹之事也。

##### （寅）逋累

今人作吏，田宅頓富，宗族爲光。而子庸則不然。不獨不爲羅掘，且苦賠累。馮詢詩云：“近者復聞君，官逋累如山。人皆爲君憂，而君色不寒。區區斗筲才，平生笑老

慳。”(子良詩存 6:15)

#### (卯) 恬時

正直清高之士，不肯苟合取悅，必不爲濁世所容。自古已然，子庸不能例外。子庸性真率，守正不阿，遂不爲上峯所喜。馮詢詩云：“守正貴不渝，愛君道力堅。然而不能官，卽坐此一端。書人固完人，施於俗則偏。守故但率性，毋乃經不權。君方據要路，我謂臨危巔，果聞君罷官，廢書我惘然。”(子良詩存 6:15) 細揣此詩，則真率不阿，亦子庸罷官之一原因也。

#### (辰) 罷官

子庸罷官，因鮑聰之事。南海縣志本傳云：“子庸知濰縣事，有鮑聰者，以犯法亡命，走匿登萊。值西人以貿易起釁，跋扈東洋，大吏僨張，訪聞鮑聰習異國語，遣使講說。事後中朝駭異，指爲漢奸。究所由來，曾住濰縣。子庸遂以收納逋逃落職”。

究竟鮑聰事之真相如何，此亦有說。初英兵艦來濰買糧食，濰人不知，意其入寇。後知有鮑聰者能英語，召與接談，乃知不過採辦糧食。當時之全城震駭者，至此釋然。乃山東巡撫張大其詞，謂英人入寇，已擊退，請朝廷保舉。并保鮑聰以武職。後按察參之，謂其收納逃犯，於是宰濰之長官子庸遂免職。(採訪冊)

本心論之，英艦入海，子庸藉鮑聰傳話，知無惡意。一場誤會，遂爾冰消。此事並非大事。而子庸之辦理亦極爲直捷快當。誰得而非之。故徐榮詩亦極加贊許痛惜云：“憶當孫恩逼，偶用弦高辯。小試卻船艤，大邦免兵燹。未見賞魯連，先聞謗王翦”。(懷古田舍詩鈔 6:76) 乃竟遭罷黜，此誠初料所不及，真子庸之不幸。

或疑子庸被黜並不全因此事，緣其不善逢迎，故上峯借此排之。細參馮詢詩所謂“然而不能官，卽坐此一端”。可知其梗概也。

據橫沙鄉人傳說，則子庸之罷官，與此畧有出入。謂當時山東巡撫渾託布以事犯罪，律當繯首。長跪而要子庸曰：“若公犯此，其罪不致於誅。其能爲我承之乎，不然。若赦之鬼餕矣”。子庸憐其苦，慨然諾之。遂罷官。時濰民探知其事，如失父母，無不扼腕。設宴於郊送之。并製“不愧青天”之扁爲贈。至今扁尚懸於大宗祠云。

比較上述子庸罷官兩原因，則以南海縣志所載似爲合理。據鄉人傳說，謂子庸

罷官歸，得狂癇之疾，哭笑無常。此說確否不得而知，要之子庸之黜，必爲極冤抑者。徐榮對此極表同情，其懷子庸詩云：“天心九重高，星舌一朝卷。斯人遂淪棄，群策曷由勉。我惟憮以愚，謂君好人福。亦知志趣殊，不禁諍言譽。自從寢門哭，益歎奇士鮮”。（懷古田舍詩鈔 6:76）

馮詢亦有詩云：“自從君去官，不寄我一音。皆謂棄官累，忙無閒光陰。衆人安識君，君意我獨諳。旣官誓顯榮，不榮遂不談。及見君家人，語已見家函。至欲爲資郎，復職期洗慚”。（子良詩存 6:15）子庸與詢爲卅年老友，竟至不通一函，竟至忙無寸晷。竟欲納資爲郎謀復職以雪恥，則其煩憂冤抑可知矣。

熊景星有寄子庸詩云：“夜月黃沙渡，春風紫洞船。膽娘蠻語熟，（自注銘山謂紫洞船以麗人爲膽）。鼻祖粵謳先。（自注珠江粵謳，銘山好爲新聲，效者莫及。）謠啄徒工妬，（自注銘山邇來不理於口）佯狂真可憐，如何桃李月，書札滯幽燕”。（吉羊溪館詩鈔 1:27）此詩直言子庸遭謠啄而至於佯狂也。

譚鑒玉生亦有寄子庸詩云：“綠道香花合挂冠，歸來重覓琵琶彈。憐君絕異袁于令，不爲三聲竟罷官”，（樂志堂詩集 7:9）蓋有慨乎其言之矣。

又據鄉人謂子庸被黜返里，歸裝凝重，人疑宦囊可觀。惟覺其用度甚困。將卒，人問之曰：“此凝重者磚石耳。倘子弟見我讀書中舉服官，而貧無立錐，將來尙有人埋頭讀書耶”。（採訪冊）嗚呼，其用心發言，可深長思也。

#### （己）子庸與鮑鶴

##### 1. 梁廷柟記載之鮑鶴：

子庸之前途，可謂斷送於鮑鶴。然則鮑鶴爲何如人，不可不考也。大抵鮑鶴爲私販鴉片之人，勾結外商，從中取利。梁廷柟駁括叙之云：“鮑鶴者香山人。幼習夷言，投身爲頗地僕童。義律已見而輕之，待如奴僕，而寄以耳目。煙禁既嚴，畏鄧廷楨拘憲，則逃之京，依其同鄉，因轉依南海作令山東之招子庸。適琦善（直隸總督）覲通夷語者，鶴由是被薦。琦善喜其與夷狎，較衙門官倍得力也。一切往來文牘口傳，皆倚任焉。因而內地情形意見，悉爲所洩。所裁去之船椿丁勇，亦鶴歸述夷意，謂非此必乖和議，不得已強從之”。（夷氛聞記 2:32）

又兩江總督裕謙參琦善畏葸偏私之摺，亦有言及鮑鴻者。其言曰：“臣聞夷人到粵，必用漢人爲買辦。而其於買辦者，實漢奸之尤。前此鄧廷楨任內，奏明驅逐之奸夷顛地，有買辦鮑鴻，係買辦中最可惡之人。因查辦緊嚴，逃往山東，轉至直隸，改名鮑鵬。隨同琦善前赴廣東，託以心腹，與義律往來講事，情殊詭秘。琦善稱夷先戰後商之說，難保非卽係此等漢奸有所窺伺而教之使然也。臣謂鮑鵬不誅，夷務必多反覆。可否請旨密飭靖逆將軍參贊諸臣，確查琦善處，如果實有鮑鵬其人，實係買辦鮑鴻，卽行密拿，嚴究交通情實，正法海濱，以杜內外勾結之弊”。（夷氛聞記 2:40）

## 2. 英國人眼中之鮑鴻：

鮑鴻自濰縣滋事後，招子庸去職。渠乃易名鮑鵬穿插於登洲諸地。英人平干於一八四二年（道光廿二年）出版之中國遠征記，（Bingham: Expedition to China）屢述及之，此亦值得參考之資料也。順為節譯如下：

“一九四十年（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六，英艦泊候鷄島（Toke）之一小村，本擬約一廣州老買辦相會。此人昔曾爲彼拉提斯艦（Pylades）之傳達消息者。頃聞其已入琦善之幕，在登州府云。（中國遠征記 1:253）

爲貿易故，馬禮遜乃至登州府登陸。渠蓋主理購買廚房食物，因找得鮑鵬，偕其返艦。鮑鵬後來返粵，爲琦善與英國全權代表之間人，渠從前曾爲顛地（Mr. Dent）之買辦，自林則徐來後，勒令離境。現渠已捐得一小官，戴纓帽金頂，惟不拖翎，身衣褐色緞袍，長幾及脰，履黑緞靴，底厚約二寸。渠對英人自命甚高，就其國人視之，彼誠一無稽之說謠者。彼自離廣州後，述其逃亡故事，離奇荒謬。又謂官吏曾擣取其七萬元。其實彼傾家亦無七千元之產也。

彼誇耀於我輩，謂已得一位高望重之上司。馬禮遜送其登陸後，以原船返。我輩遂去一諜謀不休之人。地方官已允給我輩所需糧食。我輩聽鮑鵬所言，謂已得地方官優禮待遇。但由其表情觀之，則渠欲入城，所報惟滑稽與拒絕而已。長官答彼，謂此貧瘠之地，不值一觀，徒貽笑耳。然中國人保守其城郭，不許外人觀察，甚無謂也。（中國遠征記 1:260）

九月十九船主義律偕鮑鵬返艦，隨即以此舟接一戴水晶頂之小官及其隨員來。

此二人極欲接近義律，其爲諭察鮑鵬言動者無疑。蓋彼等對鮑鵬表示嫉妬也。但因義律欲與鮑鵬私語，故不得不暫謝之。（中國遠征記 1:264）

未幾戴水晶頂者同入船主義律之艙，共進白蘭地酒。於是鮑鵬與義律暢談供給糧食之事。此官頻問所言何事。一次鮑鵬妄答謂彼對義律極贊華官人格之高，人民皆愛戴之。經鮑鵬種種巧語花言，此官卒允供給我輩精糧，且不受任何酬報。商量結果，此官今日所供給者，將來必可償還。蓋鮑鵬尤於隨琦善到廣州後，將阻止上官在此地羅掘其金錢也。聞西人至一地，長官每取人民之牛羊爲犒贈，使速離去。今此官仍可用此法向人民擰取牛羊，但吾不信其敢向琦善之隨員擰取。總之擰取於我輩而已。（中國遠征記 1:268）

鮑鵬向艦中輸運者選擇各式物件，謂欲以購贈長官。渠買得一千里鏡，船主伊理斯（Eyles）送其玻璃飲器及酒杯，蓋中國人最珍視玻璃也。有一軍用劍，鮑鵬極欲買以贈其首長。惟我輩不願割愛。鮑鵬又對船主義律謂中國官甚喜外人與之握手，謂此爲有禮云。英艦循例升旗，惟得一反感。即時華官令船艇泊岸，并以一舟接鮑鵬歸，問其原因，則大張旗幟，中國人認爲挑戰或抵抗之表示。故我輩張旗，彼以爲有動作耳。鮑鵬登陸後，自必有所解釋。惟我輩翌晨離岸，不能有所證明謂確非有何動作耳。（中國遠征記 1:279）

此書下冊有一段敘及鮑鵬之死者。其言曰：“中國有族誅之刑，觀鮑鵬之死可爲明證。買辦鮑鵬，即琦善所信任以與外國全權代表傳消息者也。渠卒定凌遲之刑，剜肉爲千片，親戚被誅，全村被毀，環村六十里亦受摧殘”。（中國遠征記 2:73）

根據以上數段敘述，其對鮑鵬已極盡嘻笑之能事。鮑鵬雖爲外人走狗，外人何嘗重視之哉。

### 3. 琦善奏摺中之鮑鵬：

鄧廷楨以道光十五年任兩廣總督。林則徐則以十九年三月十日抵廣州就總督任。招子庸以十七年至十九年夏攝灘縣事。廷楨任內，已拘懲鮑鵬。鮑鵬依子庸，子庸遂以收納亡命被議。子庸落職後，鮑鵬易名鮑鵬在渤海沿岸與英船還往，上節已詳言之。二十年七月，英領事義律入渤海，進逼白河；向直隸總督琦善提出和議

六條。一償還烟價。二開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商埠。三兩國國際用平等禮。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密賣鴉片商累及無辜英商。六盡裁洋商浮費。琦善以外交日迫，乃欲得一通夷語者爲耳目，遂得鮑鵬，爲其捐一八品銜，令其覆書義律，對於和議六條不加辯論，但稱上年禁煙，必有曲折。將來欽差大臣往粵查辦，不難水落石出。婉詞慰之，犒以牛酒。(夷氛聞記2:31)是琦善未抵粵之前，已用鮑鵬供奔走也。

琦善以是年十一月十一抵廣州接印視事。未到之先，即派直隸守備張殿元、白含章及八品銜鮑鵬三人前往探詢夷情。其奏摺謂該委員等於十一月初六行抵廣州虎門外，即見有該夷兵船多艘，連檣內駛，聲言欲擊虎門。(夷務始末18:1)是鮑鵬之抵廣州，先於琦善五日也。鮑鵬又嘗謂是日與義律談次，該夷似欲於廣東之外，再於寧波設一碼頭，繳還定海。(夷務始末18:3)

琦善初到粵，英人義律又開出十四條款。琦善不敢答應，祇許以償還煙價五百萬元。其十二月初七奏摺云：“八品銜鮑鵬取到該夷回書，祇言前請各款，欲求照會辦理，并無多言。惟該夷兵船日益添增並駛進虎門，其設心已可想而知。”(夷務始末18:13)是英人增兵之消息，由鮑鵬報告也。

英人既增兵，琦善又飭鮑鵬向義律探聽，其同日奏摺云：“惟該夷兵船日增，實緣接到國王之信，必欲悉如所請，否則難免開仗。鮑鵬又與義律密談，知其兵多餉重。虛糜糧餉，不如速令接仗。據稱義律雖屬狡猾，亦頗自覺爲難。奴才伏查該夷兵勢旣衆，而此間礮船技藝，久在洞鑒之中。因思夷人惟利是趨，而煙價一節，求索本非無因。而所給數目，前經鮑鵬察其勢不能已。作爲已意，私詢以三百萬之數，旋復加至四百萬。該夷均置之不論。奴才查夷人素用洋錢，因先與以五百萬元。該夷能否允從，再行與之辯論。”(夷務始末18:15)是許給煙價，由鮑鵬動意也。

至是月廿六日，英人署水師提督轉遞回文，願答應酌酬六百萬元之議。先交二百萬，其餘分期五年，并添出息銀。其事由委員守備張殿元、白含章等從中談判也。至十二月十四日琦善奏謂其後鮑鵬聲稱，謂：“在船竊聽，前此并未索求利息，今又從而添出，此事卽由兵目主使，是其本性反覆，已可概見。如或稍事耽延，尤恐日久計多，別生枝節。奴才不揣冒昧，擬將廈門、福州酌準通商緣由，卽先覆以代爲奏準。

恩施。(夷務始末 18:28)是五口之開，鮑鵬之聳動琦善，未嘗無關係也。

義律由恐嚇言詞，進一步為恐嚇行動。十二月初，義律來文謂欲逕行猖獗。至十二月十五，不候回文，突攻沙角礮臺。十二月廿一，義律又聲言打下礮臺，再赴省城商議。琦善又著鮑鵬持文前去。鮑鵬持文去後，回文並無他語。惟於廣州一處，仍冀卽行開港。是鮑鵬往來奔走，不外帶給琦善以可怕消息而已。

#### (午) 宰濰逸事

子庸令濰縣時，其批牘也。嘗於跋尾畫竹，有板橋道人風致。又局試文章，自購扇數百柄，堆積案頭。竟日揮灑，各分贈一握而去，亦佳話也。(南海縣志雜錄)

馮詢贈子庸詩有云：“曳紱依然名士服，喜時畫蘭怒畫竹。風流為政今在茲，知君善造平安福。”

其在蓬萊閣及汶上龍王廟，竟畫竹於壁。觀以上三則，知子庸宰濰縣時寄情書畫，其墨竹之流傳，當甚夥也。

又鄭燮板橋以乾隆十四年宰濰縣，子庸以道光十七年宰濰縣。子庸竊自比於板橋，故其廉潔愛民相類，而其好揮蘭竹亦相類也。

### 子庸在山東四川之紀遊詩

#### (甲) 子庸在山東

##### 1. 蓬萊閣

子庸于役蓬萊，宿於蓬萊閣下。(按蓬萊閣在山東登州府蓬萊縣水城內丹崖山巔，本海神廟基。宋嘉祐中，郡守朱處約改建此閣，為山海登臨勝概。)禱坡仙，竟見海市。興酣拂壁作丈墨竹，繚以奇石，并次蘇詩韻云：“奇觀得酒奇氣出。奇氣縱橫生竹石。濡墨十指何淋漓，灑向蓬萊雪色壁。生平遊興詩酒畫，坡老文章皆笑罵。此山看竹無主人，此壁不揮誰揮者。竹界仙都竹有光，隨風葉葉生劍鋒。大風披拂龍蛇走，入海定作老蛟吼。”(海嶽 17:13)

此事此詩傳誦一時。後子庸遇錢塘吳振棫宜甫，寫竹贈之。振棫作畫竹歌，亦有引蓬萊閣寫竹之事。詩云：“招子姓奇人亦奇。能騎快馬千里馳。年前試吏到左海，粗

抱芒屬無人知。生平詩句頗狼藉，近來畫筆尤淋漓。醉中直上蓬萊閣，左招靈鷲右海若。盪胸奇氣怒欲發，粉牆十丈掃狂籜。蒼煙翠霧接島嶼，朱樓碧城下鸞鶴。千葉萬葉一筆成，颶颶掀風吹不落。擲筆竟去日未晡，一郡走看青珊瑚。仙耶鬼耶驚莫測，此間突兀人間無。今年畫竹爲我貽，鄭重邀我爲歌詩。一詩豈足重子畫，矧復狂語非世宜。我欲借筆畫作青釣竿，尋煙西塞山，掃月嚴陵灘。不然研過作頭杖，匡城峨眉扶我上。對舞長劍赤日低，一聲青琴碧山響。尋思此計不易成，爾竹爾竹空崢嶸。客懷羈眉白髮生，勸爾弗畫蕭蕭槭槭秋風聲。（花宜樓詩鈔 6:6）

又徐榮亦曾叙及子庸蓬萊閣畫竹云：“渤海水淵淪，蓬萊閣峻峻。昔尹灑餘墨，觀者猶俯俛。至今千琅玕，粉壁未嘗蘚。中有生氣存，年多蹟彌顯。”（懷古田舍詩節鈔 6:76）

## 2. 平度遇雨

子庸由膠州至平度。（萊州諸城縣屬）途中遇雨，有詩云：“將雨不雨雲亂飛，似黑未黑天欲垂。狂風撼樹天長悲，黃塵入目騎馬蹄。雷車震怒驅雨師，寒烟漠漠山西圍。前村似在天之涯，鞭馬疾走心猶遲。此馬能任余驅馳，頃刻已到城西陲。滂沱暫覺水成澌，馬已入店身如歸”。（海嶽 17:24）

## 3. 雨後抵萊州

雨後抵萊州，見天開日出，禾麥徧地，農人行歌。因而想及子懷以去年此日相別；而望其重來，作詩寫意云：“雨過濃雲氣猶濕，層層密布天如漆。狂風迴夕西北吹，靄色全開露天骨。登高東望平野濶，皎皎朝霞湧白日。綠楊向我征衣拂，麥苗徧地秀且實。婦人行歌農人樂，孤客攬轡轉悽惻。去年七弟今日別，轉眼倏見又四月。征鴻告我來賓急，此際雁行聚應密。何時剪燭相對談，夜雨聯床聽蕭瑟”。（海嶽 17:24）

綜觀以上諸篇，知子庸善爲古體，善爲樂府歌行體。大聲鞶韁，縱橫馳驥，能達難達之意。能狀難狀之景，能深入亦能顯出。作風似蘇軾，其詩亦如其畫，有淋漓揮灑之勢。畧舉數首，可見一斑。惜其九松山房詩鈔無刻本，不能窺其全豹也。

## (乙) 子庸往四川

子庸於濰縣被議後，鬱鬱寡歡。遂以道光廿四年甲辰，挾琵琶徒步走四川，欲訪

其親家番禺陳仲良籌款謀復官。仲良字羅山，嘉慶戊辰舉人。大挑簽分四川，歷宰鹽亭成都安岳青神蒲江等縣。合州知州，綿州直隸州知州。蔣升河南南陽府知府（李福泰番禺縣志 41:15）。其時仲良子泰初方隨宦。子庸以其作蘭竹未得法，爲寫二十幀。俾作楷模。此畫現尚保存。泰初孫叔舉爲余言之。泰初字在田，道光癸卯舉人，乙巳進士，入翰林。（番禺縣志 48:8，汪兆鏞嶺南畫徵略 9:2），子庸入川，經河南，過彭寧府湯陰縣詩云：“曉起過湯陰，蕭蕭冷氣侵。忠魂淡殘月，熱血逼幽林。少保空刺背，高宗難問心。英雄負長劍，涕淚獨登臨”。（海嶽 17:23）少保謂岳飛。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千古有同慨。小駐湯陰，投宿逆旅，斜陽無俚，散步林間。有詩云：“縱步向何處，疎林秋樹間。關心去年柳，無復舊時顏。黃葉已滿徑，夕陽剛半山。路遙難計日，投店當家還”。（海嶽 17:23）

旅客清晨，又須上道。其曉行詩云：“山頭曠餘雪，隴畔踏殘月。斷崖猿數聲，孤客自清絕”。（海嶽 17:23）。

離湯陰後，又趨沔陽，沔陽屬陝西漢中府。漢末劉備於沔陽設場壇爲漢中王。諸葛亮率諸軍駐漢中，屯於此。子庸過沔陽謁武侯祠有詩云：“青陽盤繞案連雲，一代名儒數尺墳。學聖有源昭二表，回天無力限三分。生前遺策驚司馬，死後精神卜定軍。偏訪沔陽諸父老，陣圖猶說定妖氛”。（海嶽 17:22）

入川後須行棧道，子庸在此新經驗，又作詩紀事云：“曉起入山谷，泉流風雨聲。堅冰凝石窟，殘月淡山城。路險心長戒，天寒夢不成。鳥啼斷崖樹，驚起故園情”。（海嶽 17:22）

到成都後，與會理州知州香山何曰愈予持遊薛濤井，時爲端陽後二日，同遊者有陳羅山，何秋藻，周晚香諸人。曰愈有詩云：“昔慕薛濤名，今游薛濤井。冠者五六人，行歌事游聘。曲徑穿幽篁，不覺村路永。古井石作甃，澄瑩可鑑影。無復枇杷花，猶憶頭上杏。亭榭羅參差，高下皆整整。遊人如蟻來，同赴黃鸝請。卓哉女校書，直與浣花並。美人與名士，聲華何彪炳。我來懷芳蹤，顧盼勞脰脰。老僧汲井泉，爲我烹蒙茗。三盃下絳宮，神氣已清醒。趺坐石磴下，靜境誰會領。修竹一千竿，綠玉爭森挺。是時驕陽熾，陰翳不漏頰。坐久欲挾纊，氣候如秋冷。更登吟詩樓，衆樹皆露頂。好鳥

時來窺，畏人卻復屏。凭闌瞰錦江，琉璃碧萬頃。江中巨魚游，口大小漁艇。遙望天宇曠，隱隱環翠嶺。日暮赤烏傾，樓臺銜倒影。樂矣真斯遊，浩歌發南郢。洗盞酌中聖，味只脯與艇。亦足暢幽懷，奚必列五鼎。豪飲如長鯨，半酣皆裸裎。放浪忘形骸，頽然各酩酊。泛舟乘月歸，何勞燭夜秉。”（餘甘軒詩鈔 4:10）

時浙江，何壽泉咸宜，以趙忠毅鐵如意求題於子庸。如意購自北京，長一尺八寸七分，厚三分，首徑圓六十六分，銀鏤銘云：“其鈎無鏃，廉而不剝。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維君子之器也。趙南星。”小篆凡二十六字，背有五嶽真形圖。壽泉作長歌記之。子庸和云：“忠毅英靈在，千秋鐵一枝。權奸膽應落，閹宦勢先危。恨事未如意，空留不朽碑。雁門雖遠貶，直節賴扶持。”何曰愈甚贊此四十字之警鍊。又謂子庸善蘭竹，尤工草法，人以鄭虔三絕目之云。（退庵詩話 3:5）

### 子庸之畫

子庸愛好美術，出於天然。方其垂髫，據几案繪粉蝶，捕生蝶細驗其紛翅，雖朱墨染衣不顧也。長者見而異之，許其異日必能畫。子庸習畫，并無親授師承。性喜遊，暇輒徜徉山水間，對竹風晴雨露之態，無不深印腦際。所謂胸有成竹者。及其放筆，則一枝一葉之微，無不逼肖如生。其用筆則篆隸行楷草諸法皆備。而構圖布局尤工。何兆葵，曾爲子庸繪一小像於叢竹之間，題曰：“昔也陶令愛菊，今也招令愛竹。愛菊之令，未聞畫菊。愛竹之令，胸有成竹”亦妙語也。

#### 1. 蘭竹

子庸蘭竹，幾步板橋後塵。或雪幹霜筠，或纖條弱篠。俱能得其生趣。琼南張岳崧香山鮑俊皆推許之。許樸齋太守藏其祖渙生太宰款墨竹大屏八幅。極筆意瀟灑。（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眼考 4:24）

余曾見其石刻朱竹三幅，爲道光十一年辛卯夏五月作者。（時宰嶧縣）蒼勁馳驟，氣魄雄奇。其第一幅自題云：“余初學畫竹，取宋元諸家習之。皆寸寸節節以爲竹也。涉歷江湖有年，每遇竹深處流連竟日。雨葉風梢，盡得其趣。乃悟向者真畫竹耳。世有解人，願將此意共參之。”嚴尚先題云：“昔人言怒氣寫竹，銘山乃以喜氣寫之耶？”

問何以知其喜，曰：美人爲破顏，恰似腰肢嫋。”

第二幀嚴尚先題云：“孫退谷言石室竹似左氏，東坡竹似漆園。銘山好左氏者，固應筆所未到氣已吞也。”張岳崧題云：“放筆爲直幹，此筆如唐人龍。”

第三幀子庸自題云：“畫竹之法，貴手與心化。心手不間，直運腕以追其神。所投無不如意耳”。七十四老人蕉園慶保題云：“銘山賢友曾爲余作大幅墨竹，紙濶數丈，恍坐我於渭川千畝中。非真血性無此大魄力。今觀此數幅變化無窮，然尚未窺全豹也。”

余又見其墨竹自題云：“畫竹應師竹，何須學古人。心眼手俱到，下筆自通神。”其獨到之見如此。

又康有爲藏其紙本大挂軸一幀。康評爲“奇妙雋逸，不必與可。”（萬木草堂畫目：41）

## 2. 山水

張蔭桓樵野藏有子庸摹王宸墨山水冊，署款道光癸卯，（廿三年）筆墨與蓬老無異。（賦鉢羅室書畫過目考 4:24）

## 3. 人物

子庸又善畫人物，嘗爲潘伯臨仿金壽門無量壽佛，趺坐老松下。朱衣虬髯，姿狀奇偉，而靜穆非俗手所及。今藏陶愛廬福祥齋中。（汪兆鏞嶺南畫徵略 7:7）

## 4. 蘆蟹

子庸以新意畫蘆蟹，平沙淺草，著墨無多，令人想見江湖風景。其所寫蟹爲廣東蟹，蓋海蟹而非江蟹也。以善用墨，淺深渾化之處，如見水光。

## 5. 花卉草蟲

子庸曾畫秋海棠蝴蝶便面。儀克中有題詞，調寄蝶戀花云：“一點檀心誰可訴，月墮牆東，涼袂慵清露。何事春駒飛故故：成團競把秋圍住。豔倚西風能幾度。觴佐黃花，好博詞人賦。繞檻翻空自舞。夢禪總向秋光悟”。（劍光樓詞頁 28）

## 6. 畫評

子庸之畫，不獨今日難得，即當時已負盛名。子庸素跌宕，與順德溫汝遂遂之好

爲珠江遊。羣姬以得其手跡爲幸。李長榮詩云：“老輩風流總不羈，狂名都播翠裙知。溫郎墨竹招郎蟹，爭遣羣花拜畫師”。（倪鴻桐陰清話 4:1）

聞其畫當時懸價甚高。一畫之值，紙高六尺，可換三千。惟所入悉以供纏頭之擲云。

子庸畫竹，欲步武板橋，而其不同者。板橋純用意筆，而子庸近於寫實。板橋不爲形似，而子庸爲形似。板橋能疏，子庸能密。板橋能瘦，子庸能肥。板橋不求工，子庸不求工而自工。蓋其初習宋元畫，故境界如此。然在粵人中，確可獨樹一幟矣。

### 子庸與粵謳

#### (甲)珠江花舫之風月

未言粵謳之前，當先言珠江畫舫之風月。余引黃培芳香石粵謳序，可以恍忽見之：“子不覽夫珠江乎。素馨爲田，紫檀作屋，香海十里，珠戶千家。每當白日西逝，紅燈夕張，衣聲絢縕，雜以珮環，花氣氤氳，蕩爲烟霧。穠纖異致，儀態萬方。珠女珠兒，雅善趙瑟。酒酣耳熱，遂變秦聲。鼙鼓夜午，游舫漸疏。於是雛鬟雪藕，纖手分橙，蕩滌滯懷，抒發妍唱。萬籟如水，三聲在天。華妝已解，香澤微聞。撫冉冉之流年，惜厭厭之長夜。”（粵謳卷首）蓋珠江冶遊，穗市才子富人，視為風流韻事。而珠娘之宛轉善媚，艇饌之調製宜人，固別饒風味者。觀譚瑩玉生之描寫，如“花露玲唇炮鳳宴，人窺簾角試鶯天”。“欲斷腸應燈又燧，最鎖魂是酒初終”。“醉後似聞呼負負，畫成端合喚卿卿。”“不稱小家惟碧玉，可能夜盜似紅綃。”（樂志堂文續集 1:59）觀以上諸聯，可見風光綺麗。

珠娘善度曲，引吭按節，欲往仍迴，幽咽含怨，將斷復續。音能感人，所謂粵謳者也。李文泰有珠江消夏竹枝詞云：“彈斷銀絲碎玉筍。曉風殘月夜冷冷。不知解得誰心事，一樣清歌百樣聽。”“歌場散後語喃喃。月落船頭忍不堪。忽聽寒蟬如訴怨，兩三聲過海珠南。”（海山詩屋詩話 2:11）

#### (乙)粵謳不始自子庸

粵有摸魚歌，盲詞，皆婦女所喜唱。其調長者曰解心，即摸魚之變調，珠娘尤喜

歌之以道意。番禺馮詢子良，以進士歸知縣班，同藉候次。好流連珠江畫舫。縱情狎遊。與順德邱夢旗魚仲，及招子庸輩六七人劇縱於珠江花埭間，唱月呼風，競爲豪舉。詢以摸魚詞語多鄙俚，變其調爲謳使歌。其慧者隨口授即能合拍。於是同調諸公，互相則效。競爲新唱以相誇。薰花浴月，卽景生情。杯酒未終，新歌又起。或并舫中流，互爲嘲謔。此歌彼答，餘響縈江。珠江遊船以百數，皆倚棹停歌，圍而聽之。此亦平生第一樂事也。好事者采其纏綿綺麗，集而刻之。曰粵謳。與子庸輩所作同其擅場。然粵謳中凡善轉相關合者，皆詢作也。詢易簫時，案頭尚有此本。曾指以示其子恩江曰：此爲某作。而摺其角。然他時有以問詢。詢弗言也。（雪廬詩話頁2）觀此可知粵謳實始於馮詢，不過其書已不存，今所傳者，惟子庸刻本耳。

邱煒著藏園謂馮詢爲粵中詩豪，歲晚編集，將少時綺語，一切毀棄。其旨雖別有在，未始非見子庸讓一頭地云。

### (丙)子庸之粵謳

(子)內容：粵謳全書四集，爲一冊。凡九十九題，得詞一百二十首。刊於道光八年，出版於西關澄天閣。其內容多寫男女之情，尤偏於寫妓女生活。寫淪落青樓者之哀音。其弔秋喜一闋，尤情至文生，淒惻動人。酒闌燈燭，跂脚胡床，一再哦之，輒覺古之傷心人誰不如我。秋喜珠江歌妓也。與子庸呢。而服用甚奢，負債纍纍。搗母必令其償所負始得遣行。秋喜憤甚，不忍告子庸。債主逼之急，無可爲計。遂投水死。子庸驚悼，不知所措。遂援筆而成弔秋喜一闋。沈痛獨絕，非他人所能強記。一時遠近傳誦，或謂秋喜後爲漁舟救護，重慶生還。歸身子庸。而此作已傳徧珠江，刪無可刪云。可見粵謳當日之盛行。（邱煒著五百石洞天揮麈錄6:15）

弔秋喜之傳誦，又可於黃遵憲懷陳乙山詩見之。“珠江月上海初潮。酒侶詩朋次第邀，唱到招郎弔秋喜，桃花間竹最魂銷”（人境廬詩6:15）

(丑)體裁。粵謳爲地方文學，用廣東俗語方言以抒發情感之詩歌也。黃伯思謂屈宋之文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粵謳其流亞矣，而粵東方言別字，亦藉此多所考證，不苦詰屈聱牙。

粵謳多用興體，如桃花扇，船頭浪，花心蝶，瀟湘雁，孤飛雁等，皆言他物以引起

所詠之詞，而桃榔樹，垂楊柳，花心蝶，等則爲比體。

其章法極爲流動，無平仄之限制。至於用韻亦不嚴格，通常以詞韵爲準。數韻可以通押。但俗語俗字，有順音者亦可以押上。

用典不嫌其俗，凡街談巷語小說皆可採用。曲終常有感歎詞，如「唉」，「罷咯」，「呀」，「君呀」，「郎呀」等字眼。蓋粵謳是謳唱者，故用感歎詞以爲曲終之暗示。

(寅)文法：粵謳雖爲謳歌小技，然其筆法之妙，非窺透文章三昧者不易企及。如花有淚(粵謳頁23)純用引賓陪主法，以月無痕以陪花有淚。又如桃花扇(粵謳頁57)用分疏法，一開一闔，以桃花之薄命與紙之薄情互相對照。又如分別淚(粵謳頁37)一首，從反面作綱領，而用筆推深四層，尤爲獨到。

(卯)聲韻：子庸精曉音律，善琵琶。尋常邪許，入於耳即會於心。踢地能知其節拍。故所輯粵謳，雖巴人下里之曲，而饒有情韻。擬之子夜讀曲之遺，儼以詩餘殘月曉風之裔。一時平康北里，譜入聲歌。雖羌笛春風，渭城朝雨，未能或先也。(同治南海縣志20:3)

畢竟粵謳聲韻，以黃培芳作序所言爲最適當。其言曰：“乃復抒彼南音，寫伊孤緒。幽咽含怨，將斷復續。其意悲以柔，其詞婉而摯。此繁欽所謂哀感頑豔，淒人肝脾者”。梅花老農題詞云：“當筵誰是心如鐵，忍聽低頭唱一聲”。瓣香居士題詞云：“怪底此花能解恨，有人偷付雪兒歌。”瑤仙題詞云：“似唱江沙腸斷句，人人爭學抱琵琶”，(粵謳卷首)觀此則謳聲之淒惻動人可知矣。

#### (丁)粵謳之逸事

(子)弔秋喜：秋喜以戀子庸而殉情，上文已言之，不贅。

(丑)除卻了阿九：聞後子庸又昵一美妓名阿九，曾作謳云：“除卻了阿九，重有邊一個銷魂。你靚得咁淒涼鬼火都要讓你幾分。我睇你面似桃花紅到肉緊，腰支成咁樣叫我點得唔溫。你行近船頭光閃一陣。………”。按此謳不載粵謳中。

而阿九性極慧，亦隨口能謳。以子庸善畫蟹，因爲謳謳之云：“勸你唔好畫蟹，畫到有的精乖。你肚裏無腸人地識噃，橫行沙面幾咁懶搭。最怕界大石壓親就唔得了賴，我勸你向潘盧伍葉早日瞓埋………”。(採訪冊)此謳暗喻諷刺，可以意會不可以

言傳也。

(寅)點算好：至於點算好一篇，則爲子庸下第有感而作。當其羈滯北京，時值元旦，下第舉子爲團拜之舉，拜畢，請子庸唱粵謳，子庸信口唱點算好一篇，全座皆爲泣下。(採訪冊)蓋其能動同情者之心弦也。其言曰：“點算好，君呀，你家貧親又老。八千條路咁就有一點功勞，虧我流落呢處天涯家信又不到，君歸南嶺我苦住京都。長劍雖則有靈，今日光氣未吐，新篁落籜或者有日插天高。孫山名落朱顏槁，綠柳撩人重慘過利刀。金盡床頭清酒懶做，無物可報。珠淚穿成索。君呀，你去歸條路替我帶得到家無”。(粵謳頁54)字裏行間，處處暗寓失意文人羈留在外之悽楚，洵令人感動之作也。粵謳類此者不一而足，舉一爲例，讀者可自參也。又如嗟怨薄命云：“嗟怨薄命，對住垂楊。……捨得我唔嫁東風，我心都有異向。偏要替人擔恨去國離鄉。……虧我癡心一點都付在陽關上，……身後唔堪想……”又“嗟怨薄命，對住寒梅。點能學得你獨占花魁。高插你在胆瓶我羞作對，晶瑩玉質問你幾世修來。……須忍耐，留得青山在，還清花債依舊可以得到蓬萊”(粵謳第8頁)其寫下第舉子，欽羨玉堂中人之心事，活現紙上。

#### (戊)粵謳之作意與出版

子庸是富於同情心與富於悲感之人。自從受秋喜投江之大激刺，對於青樓便起無量悲憫之心。故粵謳中十之八九爲描妓女可憐生活。大凡描寫戀愛之詩文，約分二種。第一描寫肉慾，或受性慾之縛束者，第二描寫幽情或顯示同情之感動。子庸之粵謳是屬於第二種。讀其弁言可知。弁言有題句云：“越謳篤摯，履道士願，樂，欲聞請以此一卷書，普渡世間一切迷沈慾海者。”又鹿野題詞云：“一段婆心解說微。如悲如勸復如識。苦心要向情天解，翻笑波羅誤雪衣。”(均在粵謳卷首。)則其作意可知也。程灝伊川云：“人言此是鴛鴦侶，我作哀鴻一例看。”白樂天居易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子庸悲憫之懷，未有異致也。

據傳說謂珠江某妓，山東人。其父來粵候補，貧死於粵。柩不得歸，女淪爲妓。子庸知而憫之，乃爲擇配寒士。并發刻粵謳，以售得書值運柩回山東云。(採訪冊)

#### (己)粵謳之餘音

自子庸撰粵謳，一時文人，爭相祖述。以後寫此類文字之人甚夥。粵謳遂成一種公名。繆良蓮仙其卓卓者也。自道光末年，喜唱弋陽腔，謂之班本。其言鄙穢，其音侏儻。幾令人掩耳而走。而嗜痂逐臭，無處無之。求能唱粵謳者邈如星漢。永嘉之末，不復聞正始之音矣。此風會遷流，可為浩歎者也（同治南海縣志本傳）

### 粵謳之翻譯

#### （甲）譯者傳畧：

粵謳英譯本，出版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名曰廣州情歌。譯者英國金文泰爵士。Cecil Clementi 金氏生於一八七五年九月（光緒元年）。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得牛津大學學士學位。一八九九年（光緒廿五年），來香港為武備學生。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粵語考試及格畢業。一九〇一年（光緒廿七年）得牛津大學碩士位。回香港任註冊官。一九〇二年為香港華文考試官，及法官。一九〇三年，出席廣西救災工作。一九〇三至〇六，任地政法庭之一員兼新界地政官，警察官。粵謳一書，即在此期內翻譯。是年考試北京國語及格畢業。一九〇七年任香港英國僑務局秘書，一九〇九年赴滬出席國際禁煙會。一九一〇年任港督私人秘書。一九一一至一二年任香港僑務局代理秘書，兼立法行政局局員。一九一三至廿二調南美洲英屬瓜亞拿服務，一九一六至一七，一九一九，一九廿一，代理瓜拿亞政務。一九二二至二五調錫蘭島僑務局服務，曾任錫蘭行政官。一九廿五年得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一九廿五至三十年任香港總督。一九三十至卅四任星加坡總督。一九三八得牛津大學麥德蘭學院名譽學位。（一九四十年英國出版之世界名人錄）

金氏著作，除粵謳外有哈什噶爾至九龍旅行記，英屬瓜亞拿之中國人，思想分析大要等。

其在華前後四十年，對於中國情形最熟，且通華語華文，故人稱為中國通，且一最穩健之外交政治家也。

#### （乙）譯本序文之大意

金氏序文大意云：“粵謳出版於一八二八年，作者招子庸曾官山東青州。生長於

道光間，與吾祖父同時。其書當日未彰，後人讀之，乃覺其有不刊價值也。

此書後爲人所傳誦，無論上下流皆樂誦之。賣玩具者唱之，花舫中人唱之，瞽女唱之，卑田院中人亦唱之。惟莊嚴之道學家及達官貴人乃冷眼視之耳。

粵謳以粵語寫成，故易爲本土人所忻賞。流傳之廣，此亦主因。此書非徒文人好之，大衆男女皆好之。蓋吾人知識，由聽覺，思想及談話而來。太深則不易明瞭。如所言爲日日所見所聞，則易引起吾人興趣。粵謳易明瞭，易感覺，故吾人讀之易感興趣。

粵謳體裁，直接而淺易。其難處不在於解釋，而在於歷史之暗示，及饒有神話，小說，意味之文學。此非飽學者不能領會。

謳之弱點，在於單調。其言情題目，各謳皆同。翻來覆去，同一意思，同一情感。故每易生厭。如第六十九首之“真正惡做，”稍一轉題材，讀者便感新穎。希臘詩人奧維特 Ovid 曾以同樣題目作詩(Amor)兩相比較，最足動人興趣。就道德觀念言，則粵謳不及羅馬詩人也。

更有進者，粵謳之譬喻，頗似彭揚之天路歷程(Bunyan: Pilgrim's Progress)。其中所言，“賣笑坊。”“溫柔鄉。”“愁城。”“花街柳巷”等，皆似彭揚集中所有。今乃於粵謳見之。有時一二形容詞，令人回憶鮮艷動人之希臘詩。至其精麗之句，如第十二首第五節。“縱有睡魔迷不住我帶淚秋波”(Even were there a sleep spirit, he could not charm away the tears that suffus my Autumn-glancing eyes.) 又似斯奧概特 Theocretus 描寫紐奇亞 Nuchia 之精光閃射也。有時其思想又似拉丁詩人 Virgils 之佳句相響應。如“淚呀！人有人地牽情使也你咁着忙。”(Oh! tears! when humanity draws passion from human being, why should ye fall in such Precipitance?) 雖然。就大部份言，粵謳之辭句與思想，都有異於西土情歌也。

書中四十七首弔秋喜，可作中西歌詞之根本比較。中國批評家，謂此首爲全集之最佳者。惟歐人則不謂然。寧取第四首聽春鶯，第十首嗟怨薄命，第四十八首傷春，及第五十首燈蛾。弔秋喜之作法，爲淺顯之直接抒情。男子皆喜唱之。有人謂子

庸此謳，確爲其情人秋喜而作者。倘此事爲真，則又作者生平之一段佚事也。當作者應北闈試時，與其相戀兩三月之情人分別。秋喜乃以債務而自殺。究竟其爲逃脫債務，或死，或另覓新歡，無由證實。此謳乃怪秋喜不早將債目告知。但望佛力洗其罪愆，來世不爲客妻耳。

粵謳之描寫自然，常與人有關係。每以數顯明之字描寫之。各謳內容，多美麗如畫。其言春也，如第四首聽春鶯之“但逢好景就語向春陰。”第八首離筵之“雙飛燕，呢喃相對細語花前。”第十一首嗟怨薄命之“對住荷花，點能學得你出水無瑕，當時得令高聲價。千紅萬紫幾咁繁華”。及“名花未必肯被游蜂採”。第十三首花本一樣之“恐防春老東君棄”第十四首薄命多情之“怕你累我終身零落好似水面浮萍”。第六十九首真正惡做之“回頭須及早，好過露面拋頭在水上蒲”。

其寫夜景也。如廿三首多情月之“多情月，挂在畫樓邊”。廿六首天邊月之“天邊月，似簾鉤。泛在長江任去留”第五十首燈蛾之“烘火燈蛾。飛來飛去總要摸落個盞深窩，深淺本係唔知故此成夜去摸。迷頭迷腦好似著了風魔”。

其寫秋景也。如第十一首嗟怨薄命之“悲秋桐葉飄金井”。及“對住垂楊，見佢迎風嬾娜個的纖腰樣”。第三十首多情雁之“祇見一圍衰柳鎖住斜陽”。第三十五首容也易之之“容易也，彩雲飛”。第七十四首春花秋月之“我愛盈盈秋水浸住紅霞”。第九十一首對孤燈之“斷腸人怕對孤燈”。第九十三首船頭浪之“碧天連水水與天挨”。

其寫冬景也。如第十一首嗟怨薄命之“名花有幾朵捱得霜花重”。及“對住寒梅，點能學得你獨占花魁。冰肌玉骨堪人愛”。及“自古經秋唔怕就祇有澗底蒼松”及第三十五首容也易之之“菊殘猶有傲霜枝”。

以上所引之句，皆融情入景。其寫景即感情之表號也。又如融景入情者，如第十二首真正擺命之“鷓鴣啼切苦叫哥哥”。及第四十八首傷春之“青春自信都有人憐憫”。此人類之哀音也。又如第十二首之“殘燈斜月愁無那”，表示愁緒之無窮也。又如第三十五首容也易之之“我問面上桃花有幾耐紅”。及第四十九首花心蝶之“貪圖香膩却被花迷”。言愛情之過去也。又如第五十四首相思樹之“相思樹，種在愁城，無枝無葉冷清清”。隱喻情之絕緣也。作者早悟情之虛偽，故其警句如第五十四

首之“究竟相思無樹，春夢亦無婆”。以上皆融景入情，將人間可見可覺之情感，極力描寫之。雖以胡禮乾(Ruskin)之寫情妙筆，亦不是過耳。

東方之詩，從未有若希臘詩所用之擬人法。就戀愛言，西方以愛情描作一有翅膀童，持弓矢向愛河裏男女之心放射。或描成一驕嬈女子，御者，蕩人，賭徒，酒保等。但中國無此物質之擬人法。中國人之心思多是理想或玄學，故詩人著力所在，在象徵化愛者，在愛之對象。而在愛之感情。離具體之實現，而轉入抽象幻想之世界。刻意將情人之人格隱喻。由此以觀，粵謳似希伯來詩多於似希臘詩。試將粵謳與舊約二十二卷之雅歌相比，則知二者所用象徵方法，多有相同。其不同之處，則希伯來詩以自然界喻人。而中國詩直以自然界爲人。

粵謳以宗教影响及環境影响，其感情多幽沈鬱悶，無極快樂相聯繫之愛情。故以比希臘詩，無其活潑之氣象。以比希伯來詩，無其放蕩荒佚之敘述。

中國人之婚姻，祇爲生合法之兒女。故婚前無愛情可言，婚後亦難得美滿愛情。故詩人之言情，不免委曲而勉強。故其譬喻平常，轉譯英文更失其價值。

至於妓女，非如西方之墮落下流。此輩可憐女子。多因經濟需要，由其父母出賣及轉賣，以操皮肉生涯。初非其本人人格低下與本身罪惡也。

昔管仲設女閭之制，純爲國家收入起見。齊有魚鹽之利，四方商賈麇集。管仲恐金錢之流出國外也，特設女閭，使商賈糜資於此。故女閭實以吸收外商之金錢，然此輩女子生活至苦。其脫離苦海之方法，祇有積財自贖，或由男子贖之。在此種生活中生存之女子，彼輩認爲命運使然，祇有鬱悲忍受。

佛教主張萬象皆空。本爲無相之教。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乃變爲多神教。以釋迦牟尼佛爲神之中心。此神之慈悲，即爲此種苦海中人之安慰者。

觀音身罹百難，捨己救人。故彼輩多仗觀音救其脫離苦海。

中國韻文有三種，曰五七言律詩，曰詞曲，曰謳歌。粵謳有韵，而不限格律，故爲三種之最單簡最自由者。篇法長短隨意，句法亦長短隨意，但以末句爲較長。其用「唉」字似有音樂關係，句句合韵，用以唱而非誦。是歌而非詩。中國人謂詩與音樂不能分離，故粵人之諸粵謳者，多信口謳唱，甚至以琵琶按拍而唱，以符其抑揚之韵云。”

## 結 論

讀子庸之詩之畫，及觀其作宰之政績，可知子庸爲天才，爲奇才，亦富於情感，率真而有俠氣之人。且得賢父賢師之教，故宅心光明忠厚。雖不修邊幅，跌宕不羈，其小疵耳。其平生經過，可用番禺蔡蕙清輓詩括之。“銘山信英傑，未許俗眼看。少年作蕩子，中年作清官。皎潔懸冰鑑，勤奮飛羽翰。手持利器利，力闢盤根盤。跡其濟艱鉅，何止百十端。以此獲上知，且得民臚歡。獲上已非易，得民誠更難。方謂建功勳，名譽騰金鑾。誰知宦海中，平地生波瀾。白日麗中天，猶期照貞肝。貞肝豈易照，落職馳征鞍。百姓走相送，哭聲滿河干。清風仍兩袖，歸把釣魚竿。釣魚有真樂，詎必復彈冠。那堪義取速，急雪摧芝蘭。聞之愴中懷，永夕發長歎。腐儒無遠識，執一肆譏彈。庸解奇男子，變化如鵬搏。晚節樹寒松，論定今蓋棺。不見灘水上，百尺豐碑刊”。（挹甕齋詩草 3:11）

至於陳泰初在田五言長排壽詩，敘述子庸一生，及兩家交誼，詳盡周密，亦爲研究子庸之最好資料。其言曰：“太白星何朗，嵩生嶽降時。木公宴瓊島，金母慶瑤池。瑞自呈黃雀，祥應苗紫芝。算添當折木，籌益紀屠維。寵慰叨葭末，榮欣託兔絲。久違黃叔度，頻憶庾元規。射策方慚北，驅車詠載馳。燕雲辭鳳闕，花縣到萊灘。東壁開文府，南山肇惠基。民爭歌令尹，我亦祝屠耆。此度歡重會，前翻憶別離。囊斜下南劍，郎峙出西岐。鞍卸秦山雪，囊傾蜀棧詩。辛勤千里駕，頓慰五年思。滿簪餐同僻，郭筒醉不辭。蕭齋通竹徑，暫住構蘭簃。探勝還濡翰，尋幽更問奇。校書樓畔草，工部宅邊籬。郭繞辛夷塢，溪環苔菉陂。遊春才并轡，消夏又連騎。明月欹檀板，清風唱竹枝。酒酣時擊劍，吟興每燃髭。井火囊牛草，池油汲土脂。巴童歌轉調，賓女舞鬢歌。鳴綠餐菱芡，猩紅剪荔支。有懷皆磬展，無地不追隨。忽覺光陰去，誰知物候移。離情愁遠水，歸棹動寒漪。我溯玻璃渚，君探鈎鑄碑。德星旋嶺表，化雨到臨淄。祖逖鞭頻著，相如駕尚磨。豈惟離夢遠，從此別途岐。夙昔承庭訓，重欣近董帷。萍蹤雖各異，心跡最深知。簡易殊頤灝，清和界惠夷。胸懷消畛域，物我撤藩籬。歷世多平恕，交朋盡切思。貽謀遵祖德，忠正動神祇。北背思無盡，南陔念在茲。班爛真洩洩，萼棣總怡怡。藏智還韜晦，知雄亦守雌。愛才誠渴赴，不伐獨謙撝。拔俗標奇異，同塵豈涅淄。舒懷殊落

落，從善戒訛訛。璞玉渾金似，光風霽月披。瑰奇呈卞璧，英穎脫囊錐。淹貫窮山海，幽深探昊羲。芸編朝矻矻，燈火夜孜孜。文駿韓歐曠，詩舉李杜旗。雲霓舒豔藻，錦繡屬新辭。射必穿鵩鵠，騎能馭駿騤。魯公書獨擅，蘇鬱畫同推。疇盡平良策，敷皆晁董詞。才非徒藝苑，任可寄邊陲。尤合承丹陛，還應侍赤墀。文章比司馬，將相擬韓琦。胡以彈丸小，而將驕足驕。鵬塞初展翅，龍伏乃揚鬚。施濟原無外，經綸亦在斯。絃歌堪郅治，繁劇見猷爲。化雨興潛渚，恩波徧海湄。驕虞爲獮豸，鸞鳳勝梟鵠。官舍惟琴鶴，郎星協畢箕。水臺皆澈朗，金鑑別妍媸。子庶稱生父，丁男頌我師。桑田勞勸未，芹藻振倫彝。旋復歌于柳，仳離賦有蘿。心殷勞拯溺，歲歉不啼饑。頽俗人睽異，澆風世教漓。誠推消雀角，德化有蟬綏。踐履陳君實，寬嚴雋不疑。神明兼惠愛，通變達權宜。盤錯當根節，凋殘賴撫綏。疾雷擒白騎，掣電走蒼騏。漏網殲全盡，摧鋒奏保釐。萑苻宵斬木，金鼓夜登陴。草澤驅狼虎，鹹膝絕兔羣。探丸除燐灼，保障起瘡痍。桃李新承澤，甘棠舊愛垂。武功資奠定，文苑又分司。珪璧誰懷璞，珊瑚網不遺。潔貞那可摘，醇備竟無疵。別駕聲先著，將軍若豈奇。遇隆遭舜禹，名早動皋伊。臣職惟忠盡，君恩溥聖慈。定應沾渥澤，佇卜觀光熙。勳業銘鎬鼎，羣工奉羽儀。官名過廣綏，几杖錫龍夔。今度知非候，欣逢服政期。老人星見極，黃耇仰維祺。應律陽春轉，壺天日月遲。畫堂開錦帳，華燭耀文棲。席晉延年爵，筵排益壽卮。謝階羅寶樹，鴻案舉寵糜。冰潔欣重潤，蘭芳塵已蕤。九如歌福履，三祝進期頤。鳳管翻霓譜，鸞簫降玉姬。飛觴酬瑪瑙，把酒醉玻璃。金鼎香徐薦，瓊酥醉尚醞。盡歡歌燕喜，飽德賦魚麗。遠志憐如草，傾心久似葵。誼先投縞紵，交世訂壘甃。紀實非揚厲，敷陳鄙私。蕪言蠡管見，曾否當鴻施”（鈔本陳泰初間月樓詩卷二）

子庸生平逸事甚多，并取其白話趣聯以爲此文之殿。當其爲子娶婦，榜一長聯於門外云：“爲小子迫作家翁，唉！唔通叫就催人老”，“合大衆團埋好會飲，切勿推辭替我擰”。此聯亦感慨，亦雋爽。真可謂妙人妙語。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自古爲然，不獨一子庸，而國家之所以憤事者，在於“其所謂忠不者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余悲子庸罷黜之冤抑，亦爲亘古忠臣義士悲也。

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脫稿於琅玕館。